

# 论《边城》的理想化色彩

金仕霞

(西昌学院 中文系, 四川 西昌 615022)

**【摘要】**《边城》是沈从文先生描写湘西生活的一篇小说。小说中的“边城”是一个地处湘川黔三省交界的偏僻的小山城,这里的人们过着一种和谐平等的生活。这里虽然也有贫富差别,但却没有阶级矛盾,没有社会斗争,一切显得那么朴实自然。作者以诗情洋溢的语言和灵气飘逸的画面勾画出的这新奇独特的“边城”是一个极度净化,理想化的世界。显然这样的生活图景与沈先生所生活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社会生活环境是不同的,沈先生无疑是在抒写他的一个梦,一种理想。本文将以此为立足点,力图从多方面来寻找文本中显示出的一种理想化色彩。

**【关键词】**理想化; 民族精神

**【中图分类号】**I207.4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307(2004)03-0016-03

《边城》是现代著名作家沈从文先生享誉中外的一篇小说名作。它讲述的是一个发生在“茶峒”的偏僻小山城里古朴而令人向往的生活故事。那里青山绿水,美不胜收,人们“既诚实,又年青,又身无疾病”,“大人会喝酒,会做事,会睡觉”,“牯牛肯耕田,山羊肯生仔,鸡鸭孵卵”,“女人会织布,会唱歌,会找她们心中的情人”……这篇小说创作于一九三三年秋到一九三四年春,距今已整整六十多个年头了。今天我们重读这篇小说时,我们仍然为书中人物的善良,纯朴所感动,为美丽的湘西风情所倾倒,但最令人震动的是蕴涵于文本中的理想化色彩。在某个意义上说,《边城》是写作者的一个梦,这个梦既非虚幻又不拘泥于现实,而是追求一种真实,艺术的真实。作者把自己理想的乡城生活安置进去了。人物的正直热情以及和谐、助人为乐的人际关系,构成了一个自然的、健康的、牧歌式的小环境,小社会。

我认为小说主要从人物形象的塑造,平凡琐事的叙述,地域风景的描写透视出了理想的光环。

## 一. 笼罩在人物身上的理想化光环

《边城》中的主要人物都有共同的特性:善良、正直、纯朴。

女主人公翠翠,是一位美丽善良的姑娘。她是爱与美的化身,她在茶峒的青山绿水中长大,大自然赋予她清明如水晶的眸子,也养育了她清澈纯净的

性格。她天真善良,温柔恬静,在情窦初开后,便矢志不移,执着地追求爱情,痴情地等待着情人,不管他何时回来,也不管他能不能回来,翠翠的人性的光华在对爱情的探寻中显得分外娇艳灿烂。掌水码头顺顺虽然有钱有势,但仍然与乡亲相处融洽,及人所难,乐于助人。他的两个儿子,大老天保、二老傩送具备了年青人的优秀品质:吃苦耐劳,勇敢善良……尤其是二老傩送,他为人聪明而富有感情。茶峒人赞扬他为“小岳云”。在父亲的教育下他学文习武,成为“结实如老虎,却又和气亲人,不骄情不浮华”<sup>(1)</sup>的英俊有为的少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翠翠的外公,那个年过古稀的老船工的塑造。他从二十岁在溪边摆渡,到如今已经五十多年过去了,“年纪虽那么老了,本来应该休息了,但天不许他休息,他仿佛便不能够同这一分生活离开。他从不思索自己的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只是静静的很忠实地在那里活下去”。<sup>(2)</sup>他从不收过渡人的钱,“有人心中不安,抓了一把钱掷到船板上时,他一一拾取塞到别人手心里去,甚至有时还为此生气,“翠,帮我抓着那个卖皮纸的小伙子,不许他走……!他送我好些钱。我才不要这些钱!告他不要钱,他还同我吵,不讲道理。”……

在这些人物身上我们看不到阶级社会里等级观念,顺顺并不因为自己是城里有头脸的人物就看不起贫苦的老船夫;天保傩送并不因为自己家境的富裕就看不起家境贫寒的翠翠。翠翠与外公过着贫困

收稿日期:2004-06-08

作者简介:金仕霞(1969—),女,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的生活,却相依为命,互相照应;顺顺一家没有父子间的勾心斗角,天保傩送兄弟并没有因爱上一个女子而反目成仇……老人们是那样宽厚仁爱,慷慨豁达,与人为善,小辈更是勤劳朴实,惜弱怜贫,感情专一,有诺必践。在这些平凡的普通人物身上有的只是美好的感情,在他们身上闪现着人性的光辉,这是作者所期待的。作者专注于近乎原生态的人物身上,去揭示一种新的,健全的,理想的,自主自为的生命存在形态。这种生命存在形态的内涵是纯洁,勤劳,朴实,善良,热情。信守自己的爱情初衷,保持乡民的淳朴本色,在爱情,婚姻关系上,它表现为自然,纯真,健康,而且又自主自为地抗拒着封建文明与城市商业文明的污染。这一切都是理想的人生图景。

## 二. 平凡琐事不平凡

在《边城》中像摆渡,教子,救人,助人,送葬这些乡城生活中习以为常的平凡小事,都得到理想,动人的表现。以教子为例,作品写到顺顺如何教育和训练两个儿子大老二老,让他们轮流随船跟帮,“向下行船时,多随了自己的船只充伙计,甘苦与人相共。荡桨时选最重的一把,背纤时拉头纤二纤,吃的是干鱼,辣子,臭酸菜,睡的是硬帮帮的船板。向上行从旱路走去,则跟了川东客货,过秀山,龙潭、酉阳作生意,不论寒暑雨雪,必穿了草鞋按站赶路。……”<sup>(3)</sup>他们学贸易,学应酬,学习到一个新地方去生活且学习用刀保护身体同名誉,教育的目的似乎在使两个孩子得到做人的勇气和义气。再说救人,二老有一次押船,到白鸡关滩出了事,在急浪中救援过三个人。顺顺年纪大了,到端午节不再下水与人竞争捉鸭子,“但下水救人,当作别论。凡帮助人远离患难,便是入火,人到八十岁,也还是成为这个人一种不可逃避的责任。”<sup>(4)</sup>……诸如此类的事看似生活中的琐事,平凡而又平凡,可在沈先生的笔下都显出不平凡的本质,生活在茶峒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以诚待人,真诚相助,人与人之间没有尔虞我诈,有的只是相互的关照,老船夫死后,出现了茶峒八方支援的局面:顺顺带了物质上的援助,杨马兵带给了翠翠精神上的依靠……这些都是现代大都市可望而不可求的和谐美好的人际关系,从这些平凡小事我们读出它不平凡的精神实质。

## 三. 地域环境的美化

小说所描写的边城茶峒处在湘西边境,是个交通闭塞,受现代都市商品气息影响较小的小山城,作者运用实景与梦境相结合的创作手法,在读者面前展现了湘西小城古朴醇厚的人事,优美如画的景物。作品在描绘自河下游的景色时,有这样一段描写:“若溯流而上,则三五丈的深潭可清澈见底。潭中为白日所映照,河底小小的白石子,有花纹的玛瑙石子,全看得明明白白。水中游鱼来去,全如浮在空气里。两岸多高山,山中多可以造纸的细竹,长年作深翠颜色,逼人眼目。”<sup>(5)</sup>这是一幅多么逼真而美丽的山水画!清澈的潭水,活动的游鱼,深翠的细竹,有动有静,虚实相间,富有层次感,色彩感和浓郁的诗情画意。这里无丝毫世尘俗气,而有柳宗元“水尤清冽,全石以为底”,“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的小石潭之慨。这种景色描写,给读者以清丽脱俗之感,与现代大城市里的喧嚣景象,形成鲜明的对照,小说中幽碧的远山,清澈的溪水,溪边的白塔,翠绿的竹篁等山水图景与端午节赛龙舟,捉鸭子比赛及男女唱山歌等民俗事象相互交融,呈现出未受现代文明浸透的边城整体生活风貌,显示出了茶峒独特的文化品质。《边城》反映的是三十年代的社会生活,当时中国正处在尖锐激烈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之中,然而小说描绘的却是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民平等,安居乐业,人与人之间充满着真诚的“爱”的桃源仙境。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再次肯定的说,在《边城》中蕴涵着浓郁的理想化色彩。那么我不禁要问:边城的人性美、人情美、自然美,如此,美好,如此令人向往,为什么?这恐怕得从沈先生创作《边城》的动机开始。沈从文自称是“乡下人”,他自五四追随革命到了北平后,始终无法从心理接受大城市,他从不掩饰自己对故土的眷恋之情,他把对故乡的思念之情诉诸笔端,但是一九三四年初,沈从文回到阔别十八年的凤凰,发现农村社会的正直素朴的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年青人常常穿戴一些时髦服装用品,如白金手表,大黑眼镜,吸大炮台和三五香烟,借以自炫。学生到大城市跑一趟,毕业结婚,回家做绅士或一个小官,发一点小财,生儿育女,将当初的理想和雄心抛弃殆尽。这令沈先生十分失望和痛心,因此他有意写“过去”他说“拟将过去和当前对照,所谓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边城》中人物的正直和热情,虽然已成为过去了,应当还保留些本质在年青人的血里或梦想里,相宜环境中,即可

重新燃起年青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sup>[6]</sup>作品不是刻意描写现实,它含有作者对“过去”的怀念,但他的目的是针对现实。正如汪曾祺说的那样“沈从文并没有想把时间拉回去,回到封建社会,他只希望能有一种新的条件下使民族的热情,品德,那点正直,朴素的人情美能够得到新的发展。”<sup>[7]</sup>沈从文的《边城》不是为了逃避现实社会的矛盾,他写逝去的岁月,逝去的东西,追求正直、朴素的人情美,目的是要与当前的对照,希望过去好的东西能够移传于当前的社会,取代当前社会中腐烂的东西。可以说对现实社会图景的描绘,正式出于作者那种改造民族精神品格的愿望。

当然在谈到《边城》的理想化色彩时,我们还应该注意,它与陶渊明的世外桃源有本质的不同,陶渊明所塑造的“桃花源”是个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与世隔绝,既无君臣,也无赋税徭役,既没有改朝换代,也没有战争动乱,民风古朴,人人平等,共同劳动,鸡鸣狗吠,耕桑自给,怡然自得,充满生机和乐趣……其描写的是与世隔绝,男耕女织的小国寡民的生活,以回归原始,返回自然为旨归,这是陶渊明不满现实又无力改变现实而逃避现实的产物。而“边城”不是桃花源,也不是空想的乌托邦,因为它不是那种没有现实基础的空中楼阁,而是作者根植于家乡生活土壤上塑造的一种理想世界,“边城”里的人和事,是那样的单纯,质朴,人们的生活宛如一泓清水,偶尔才会激起几圈涟漪。但是,它却不是共产式的原始社

会,它也有贫富等级之分,既有一无所有撑渡船的穷人,也有以碾房作陪嫁的富人,然而财产上的差距,并没有使富人和穷人有什么不同,富人与穷人一样豪爽、慷慨、救人之急,他们的心地都如一注清水般单纯,温柔,善良,人与人的关系在不发生误会的情况下,总是那么融洽。即使是妓女,也永远是那么浑厚。边城人的这种朴实,正直,善良,勤俭的品德,正是作者所赞赏的,也是他力图用之与“当前社会相抗衡的。”《边城》是作者家乡生活经历与心中美好理想的结合体,正如沈先生所言,“如《边城》里的世界虽消失了,自然还能生存在我那故事中,这种世界即或根本没有,也无碍于故事的真实。”<sup>[8]</sup>在《习作选集代序》中,沈先生明确地表明了他写作《边城》的动机,他“主意不在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却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路西水流域一个小城小市中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有的一份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同时使读者从他的作品中,“发现一种燃烧的感情,对于人类智慧与美丽永远的倾心,健康诚实的赞颂,以及对愚蠢自私极端憎恶的感情”,以引起读者对“人生向上的憧憬,对当前一切腐烂现实的怀疑。”

当然,这种理想化的社会要在民不聊生和腐败黑暗的旧中国得以实现是不可能的,但是作者沈从文为民族品德的消失而忧虑,为重建民族精神而焦急的巨大忧患意识,却是值得珍视的。

####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2][3][4][5]《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6]《长沙 题记》  
 [7]《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丛刊》1984年10期  
 [8]《习作选集代序》沈从文《国闻周报》1936年第13卷第1期